



李師師外傳



李師師者汴京東二廂永慶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寅妻
既產女而卒寅以菽漿代乳乳之得不死在襁褓未嘗啼
汴俗凡男女生父母愛之必為捨身佛寺寅憐其女乃為
捨身寶光寺女時方知孩笑一老僧目之曰此何地爾乃
來耶女至是忽啼僧為摩其頂啼乃止寅竊喜曰是女真
佛弟子為佛弟子者俗呼為師故名之曰師師師師方四
歲寅犯罪繫獄死師師無所歸有倡籍李姥者收養之比
長色藝絕倫遂名冠諸坊曲徽宗皇帝即位好事奢華而
蔡京章惇王黼之徒遂假紹述為名勸帝復行青苗諸法

長安中粉飾為饒樂之象市肆酒稅日計萬緡金玉繒帛
充溢府庫於是童貫朱勛輩復導以聲色狗馬宮室苑囿
之樂凡海內奇花異石搜採殆徧築離宮於汴城之北名
曰良嶽帝般樂其中久而厭之更思微行為狎邪游內押
班張迪者帝所親倖之寺人也未嘗時為長安狎客往來
諸坊曲故與李姥善為帝言隴西氏色藝雙絕帝豔心焉
翼日命迪出內府紫茸二疋霞氍二端瑟瑟二顆白金廿
鎰詭云大賈趙乙願過廬一顧姥利金幣喜諾暮夜帝
易服雜內寺四十餘人出東華門二里許至鎮安坊鎮安
坊者老姥所居之地也帝麾止餘人獨與迪翔步而入堂

戶卑庫姥出迎分庭抗禮慰問周至進以時果數種中有
香雪藕水晶蘋婆而鮮棗如大卵皆大官所未供者帝為
各嘗一枚姥復款洽良久獨未見師師出拜帝延佇以待
時迪已辭退姥乃引入一小軒棊几臨窗縹緗數帙窗外
新篁參差弄影帝備然兀坐意興閒適獨未見師師出侍
少頃姥引帝到後堂陳列鹿炙雞酢魚膾羊僉等散飯以
香子稻米為進一餐姥侍旁款語移時而師終未出見
帝方疑異而姥忽復請浴帝辭之姥至帝前耳語曰兒性
好潔勿忤帝不得已隨姥至一小樓下福室中浴竟姥復
引帝後堂殺核陸陳杯盞新潔勸帝權飲而師終未一

見良久姥纔執燭引帝至房帝舉帷而入一燈熒然亦絕
無師：在帝益異之為倚徙几榻間又良久見姥擁一姬
珊珊而來淡粧不施朱粉衣絹素無豔服新浴方能嬌艷
如出水芙蓉見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為禮姥與帝耳語
曰兒性頗復勿恠帝於燈下凝睇物色之幽姿逸韻閃爍驚
昨問其年不荅復強之乃遷坐於他所姥復附帝耳曰兒
性好靜唐笈勿罪遂為下帷而出師：乃起解元絹褐襖
衣輕梯捲右袂援壁間琴隱几端坐而鼓平沙落雁之曲
輕攏慢撚流韻淡遠帝不覺為之傾耳遂忘倦比曲三終
雞唱矣帝亟披帷出姥聞亦起為進杏酪飲棗糕餅飢諸

點品帝飲酥杯許旋起去內侍從行者皆潛候於外即擁
衛還宮時大觀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姥私語師：曰趙
人禮意不薄汝何落落乃爾師：怒曰彼賈奴耳我何為
者姥笑曰兒強項可令御史裏行已而長安人言籍：皆
知駕幸隴西氏姥聞大恐日夕惟涕泣：語師：曰洵是
夷吾族矣師：曰無恐上肯顧我豈忍殺我且疇昔之夜
幸不見逼上意必憐我惟是我所竊自悼者寔命不猶流
落下賤使不潔之名上累至尊耳此固死有餘幸若夫天
威震怒橫被誅僂事起伏游上所深諱必不至此可無慮
也次年帝遣迪賜師：蛇跗琴蛇跗琴者琴古而漆斲則

有紋如蛇之跗蓋大內珍藏寶器也又賜白金五十兩三月帝復微行如隴西氏師、仍淡粧素服俯伏門階迎駕帝喜為執其手令起帝見堂戶忽華敞前所御處皆以蟠龍錦繡覆其上又小軒改造傑閣畫棟朱闌都無幽趣而李娃見帝至亦避匿宣至則體顛不能起無復向時調寒送煖情態帝意不悅為霽顏以老娘呼之諭以一家子無拘畏娃拜謝乃引帝至大樓、初成師、伏地叩頭賜額時樓前杏花盛放帝為書醉杏樓三字賜之少頃置酒師師侍側娃葡萄傳尊為帝壽帝賜師、隅坐命鼓所賜蛇跗琴為弄梅花三疊帝銜杯飲聽稱善者再然帝見所供

肴饌器皿皆龍鳳形或縷或繪皆如宮中式因問之知出自尚食房廚夫手娃出金錢倩製者帝亦不擇諭娃今後悉如前無矜張顯著遂不終席駕返帝嘗御畫院出詩句試諸畫工中式者歲間得一二是年九月以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名畫一幅賜隴西氏又賜藕粉燈暖雪燈芳炷燈火鳳銜珠燈各十盞鸕鷀杯琥珀杯琉璃杯縷金提各十事月團鳳團蒙頂等茶百斤餼飢寒具銀餠餅數盒又賜黃白金各千兩時宮中已盛傳其事鄭后聞而諫曰妓流下賤不宜上接聖躬且暮夜微行亦恐事生叵測願陛下自愛帝領之閱歲者再不復出然賞賚未

嘗絕也宣和二年帝復幸隴西氏見懸所賜畫於醉杏樓
觀玩久之忽回顧見師：戲語曰畫中人乃呼之竟出耶
即日賜師：辟寒金鈿映月珠環舞鸞青鏡金虬香鼎次
日又賜師：端溪鳳唳硯李廷珪墨玉管宣毫筆剡溪綾紋紙
又賜李姥錢百千緡迪私言於上曰帝幸隴西必易服夜
行故不能常繼今良嶽離宮東偏有官地表延二三里直
接鎮安坊若於此寔為潛道帝駕往還殊使帝曰汝圖之
於是迪等疏言離宮宿衛人向多露寔臣等願捐貲若干
於官地營室數百楹廣築圍牆以便宿衛帝可其奏於是
羽林巡軍等布列至鎮安坊而行人為之屏跡矣四年三

月帝始從潛道幸隴西賜以藏闔雙陸等具又賜片玉棋
盤碧白二色玉碁子畫院宮扇九折五花之葦鱗文菖葉
之席湘竹綺簾五綵珊瑚鈎是日帝與師：雙陸不勝圍
棋又不勝賜白金二千兩嗣後師：生辰又賜師：珠鈿
金跳脫各二事璣琲一篋毳錦數端鷺毛繒翠羽綴百疋
白金千兩後又以滅遠慶賀大賚州郡加恩官府乃賜師
師紫綃絹幕五綵流蘇冰蠶被神錦被却塵錦褥麩金千兩
良醞則有桂露流霞香蜜等名又賜李姥太府錢萬緡計
前後賜金銀錢繒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萬帝嘗於宮中
集宮眷等譙坐韋妃私問曰何物李家兒陛下悅之如此

帝曰無他但令爾等百人改豔粧服元素令此娃雜處其中迴然自別其一種幽姿逸韻要在色容之外耳無何帝禪位自號為道君教主退處太乙宮佚游之興於是衰矣師：語姥曰吾母^子：不知禍之將及姥曰然則奈何師曰母弟勿與知惟兒所欲迺可時金人方起釁河北告急師：乃集前後所賜金錢呈牒開封尹願入官助河北餉復賂迪等代請於上皇願棄家為女冠上皇許之賜北郭慈雲觀居之未幾破汴主帥闔懶索師：云金主知其名必欲生得之索之累日不得張邦昌等為蹤跡之以獻金營師：罵曰吾以賤妓蒙皇帝眷室一死無他志若輩

高爵厚祿朝廷何負於汝乃事：為斬滅宗社計今又北面事仇莫得一當為呈身之地吾豈作若輩羔雁贄耶乃拔金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道君皇帝在五國城知師：死狀猶不自禁其涕泣之沈瀾也

附錄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
此人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此人集成一帙刊在權
場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見一本更有李
師：小傳同行于時

道君幸李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林
下道君自携新棖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謔語邦
彥悉聞之彙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
新棖浚云巖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真是少行
人李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奏云周邦彥詞

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
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崇發來蔡京周知所以奏云容臣
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
京尹云惟周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
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
君復幸李師之家不見李師問其家送周監稅道君方
以邦彥出國門為喜既至不過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
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去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
知周彥得罪押出國門畧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
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

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為官家壽曲
終道君大喜復召為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府待制
邦彥以詞行當時皆稱美成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
觀作汴都賦如賤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詞掩其他文
也當時李師之家有二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為道
君狎客士美因而為宰相吁君臣遇合于倡優下賤之家
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貴耳集



續書敏求記云吳郡錢功甫祕冊藏有李
師小傳收首曾言物百金購之而不

獲見者偶閱邑中蕭氏有此書急假
 歸一冊文殊雅潔不類小說家言抑
 不第色藝冠當時親其^後慷慨捐生
 一節饒有烈士丈夫染點不幸流牙伯
 賤不月與墜崖斃臂之傳多詳於史
 也張端義貴耳集載有師之佚事
 則傳文例舉其^後不載今得錄附
 于後又宣和遺事載有師之事亦與
 此傳不盡合可並參觀之^今居士書

道光庚寅小春月三館重錄贈

蔭雲先



